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十七章·大上章】		
【信論】：		先論「上不信，則下不信」；次論「上有信，則民有幸」；結論背棄「道」而「無信」，則奸邪叢生。原因是「信」出於「道」，背棄「道」即是「失信」。
第十七章 第一句	大上 <sup>1</sup> ：「下 <sup>2</sup> ，知有之 <sup>3</sup> 。」	那「最上等」的領導者是：「『誠信』充足，下位者『完全相信他』，因此『守護並且擁戴他』。」
第十七章 第二句	其次 <sup>4</sup> ：「親譽之 <sup>5</sup> 。」	那「次等」的領導者是：「『誠信』不足，下位者『不完全相信他』，只好『虛情假意親近，而阿諛奉承他』。」
第十七章 第三句	其次：「畏之 <sup>6</sup> 。」	那「更次等」的領導者是：「『誠信』漸失，下位者『不敢相信他』，只能『畏懼而且防備他』。」
第十七章 第四句	其下 <sup>7</sup> ：「侮之 <sup>8</sup> 。」	那「最下等」的領導者是：「『誠信』全無，下位者『完全不相信他』，因此『侮辱而且傷害他』。」
第十七章 第五句	信 <sup>9</sup> 不足 <sup>10</sup> ，	一旦領導者對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仰」不夠，而形成背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無信」，

<sup>1</sup>大上：極上等也，最上等也。大上是比較的最高級，大上之後，就稱為其次。如《呂氏春秋·禁塞》：「凡救守者，大上以說，其次以兵。」大上與太上同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大上，與太上同。謂最上也。」聖師老子，周文王時，曾任守藏室史（國家圖書館官員），聖師老子是人間導師，是人不是神，但被民間尊奉為神，稱「太上老君」或簡稱「老君」，唐高宗乾封元年，賜封聖師老子為「太上玄元皇帝」。唐明皇李隆基在天寶十三年加封聖師老子為「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」。宋真宗封聖師老子為「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老子」。這些封號中有「太上」者，都本於本句。大，極也。《詩·魯頌·閟宮·遂荒大東·箋》：「大東，極東也。」上：上等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上，最也，上等也。」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：「令行為上。」注：「上，最也。」

<sup>2</sup>下：下位者，地位低者，這裡是指領導者所領導的官員和人民。

<sup>3</sup>知有之：守而保之也。引申為守護並且擁戴他也。知：主也，守也。《字彙》：「知，主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主，守也。」有：保也，保有也。《禮記·哀公問》：「不能有其身。」注：「有，猶保也。」《禮記·大學》：「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」之：他也，指最上等的領導人。

<sup>4</sup>其次：次第比前者還後也，表示在前者的後面。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「齊有三騶子。其前，騶忌；……其次，騶衍；後，孟子。」其：更端之辭也。《經傳釋詞·五》其，更端之辭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次，不前不精也。」繫傳：「不前，是次於上也。不精，是其次也。」

<sup>5</sup>親譽之：虛情假意親近而阿諛奉承他也。阿諛：用言語恭維別人；奉承：恭維人，討好人。親：近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親，近也。」譽：讚美也，這裡是指阿諛奉承。《集韻》：「譽，稱美也。」

<sup>6</sup>畏：懼也，防也，因畏懼而防備也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畏，懼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畏，防也。」《詩詞曲語辭典》：「畏，防慮之詞，猶云怕也。」

<sup>7</sup>其下：最下等也，比其次還更下之也。

<sup>8</sup>侮之：侮辱他也，傷害他也。侮：傷也，輕慢也，侮辱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侮，傷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侮，輕也。」《書·大禹謨》：「侮慢自賢。」疏：「侮，謂輕人身。」

<sup>9</sup>信：誠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信，誠也。」《老子道德經》的「信」，是「道、泛生神」保證「天地萬物

真實存在」，以及聯結「天地萬物生命網絡」的「信、信息、訊息、實信、誠信、真實信息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中的「信」，是一個非常重要而被嚴重忽略的範疇，老子神學的「信」，是來自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「信」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所發出的真實不虛的「真實信息」，這個「真實信息」是「道、泛生神」聯結萬物的重要「信息」。一個人如果獲得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實不虛的「信息」，就表示這個人和「道、泛生神」能夠信息相通，並且保持在真理上的聯繫。那麼人要如何獲得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實信息」呢？就是這個人要非常「真誠不虛假」，一個人非常「真誠不虛假」，就表示他有「誠信」，一個人有「誠信」，他就能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息」接通，而能夠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而行善。一個人如果沒有「誠信」，他就不能接通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息」，那麼這個人就會背逆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而行惡。所以本章講「信不足」的意思有兩個層面：一是指這個領導人的「真誠、誠信」不足，平日都是做些虛謊詐偽的事，因此他這個領導人的品格，本身就大有問題。二是指這個領導人因為自己「不真誠、不誠信」，他的信息無法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信息接通，所以他從「道、泛生神」那裡接收到的「真實信息」也自然不足，因此他這個領導人，無論作什麼事，都會背道而逆行。當一個領導人「信不足」的時候，他所有下屬的「信息」，也全都不能和他接通，所以就全都對他形成了「不信」。所以最後才會發生「侮之」的情形。我們從《第二十章·孔德之容章》，可以清楚看到老子神學宇宙架構的排序，依序是 1.「道、泛生神」。2.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。3.「象(形式)」。4.「物(物質)」。5.「精(元靈)」。6.「信(信息)」。在這個序列中我們可以看到「信」有多麼重要。「信」是比「物質」和「精」還要細微的「信息、信號」。「信」可以說是上帝的最小的粒子，整個宇宙可以說是一個大信息場，這些信息透過波動傳遞，逐漸形成了「精、物、象」而構成了宇宙，宇宙內部也全都是藉著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」，而形成聯結網。如果由小而大往上推，就可以發現，「信」構成了「精」，「精」構成了「物質」，「物質」構成了各種物體的「樣式」，「樣式」則顯現了整個宇宙各種物體的現況；而這一切都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道靈」作用之下所形成。所以說「信」在老子神學中，是非常重要的，「信」在老子神學中，是指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息、訊息」，是來自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並且也植入於我們的身心之中，讓我們也可以和大宇宙及「道、泛生神」聯結。「信」最後能發展成宗教的「信仰」，對老子神學而言，「信仰」乃是因為人有「誠信」的品德，因此能接通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息、訊息」，也因此才能「仰望」到「道、泛生神」，那沒有「誠信」品德而行詐騙的「不信者」，那散播不實思想以謀取私利的「不信者」，那見到「道、泛生神」真理，卻不肯跟隨的「不信者」，那見到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，卻用虛謊的話語來抵擋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不信者」，他沒有「信」，所以他根本聯絡不到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息、訊息」，所以他即使「仰」，也只不過是虛假地抬頭望向天空罷了，根本不是真的「信仰」。「信」在老子神學中，它的份量是極重的，如果你沒有「信」而奉行《老子道德經》所講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，你甚至不應該以虛謊自以為是的心態去教人讀《老子道德經》，你更不能自己不信《老子道德經》所講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理，卻以自尊自大的心態去翻譯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因為你沒有「信」，你所譯出來的《老子道德經》，也絕不會帶來「道、泛生神」那真實不虛的「信息、訊息」，你只會帶給讀者欺騙的文字，以及獲得這欺騙留在你口袋中的不當滋息，而這不當的滋息，終有一日你還是要償還的。所以說，老子神學中的「信」，是一切品格的中心，是和「道、泛生神」聯結的根本元素，任何人都不能輕易加以忽略。我們看子思所作，帶有老子神學影子的《中庸·第二十章》就強調說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子思這個「誠」，其實就是聖師老子講的「信」，因為「誠」和「信」是通用的字。子思說「誠」是天道的道路，而人去實踐這個「誠」，就是人應該要走的道路。子思這個講法，完全無異於聖師老子講「信」是來自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這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信」也是人人必備的品格要素。在現實生活中，很多人可能會覺得，「誠信」只不過是個空洞的道德口號，或者是政客慣用的政治語言罷了，但是對於老子神學來說，一個人如果失去了「誠信」，就等於是活著的時候背棄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一個失去「誠信」的人，即使他整天和一大群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噓寒問暖，但是這個人的內在，不但是一個背離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失離者，也是和「道、泛生神」以及所有「誠信」的人，在「道性生命」上，完全失聯的人，這個人一旦面對死亡，就恐怕連「道、泛生神」都找不到他，即使「道、泛生神」想要透過他的親朋好友，把他帶回道鄉去復命重生，也都會聯絡不上他，最後只能眼睜睜任令他滅盡消亡，那是因為這個人雖然親友成群，內在卻早已是一個「失信」的失聯者，像這樣的人，連想要復命重生，都會找不到歸鄉的路。從這一點來看，大家應該就可以知道，「信」對一個人無論是生是死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<sup>10</sup>不足：不夠也。本句「信不足，案有不信」，是在講「其次親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下侮之。」這三句中所提到的領導人，都是「信不足，案有不信」，所以說，會發生「親譽之、畏之、侮之。」的原因，主要原因是「信不足」，其他原因則是次要的。

		他們就會中斷了「道、泛生神」傳遞於他們身上的「信、信實訊息」，如此，這些領導者身上所形成的「誠、誠信」就會不充足，
第十七章 第六句	案有 <sup>11</sup> 不信 <sup>12</sup> 。	然後這些「無信」的領導者的屬下，對這些領導者，同樣也會有背逆的「不誠信」和「不尊敬」。
第十七章 第七句	猶呵 <sup>13</sup> ！其 <sup>14</sup> 貴言 <sup>15</sup> 也！	注意啊！以下那才是「萬民」對「信仰並順從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「有誠信」的領導者的「寶貴」的「讚美話」啊！
第十七章 第八句	成功遂事 <sup>16</sup> ，而 <sup>17</sup> 百姓 謂 <sup>18</sup> ：	當領導者「完成」那「利民的功業」，以及「達成」那「濟世的事業」，而「萬民」，全都快樂地說：
第十七章 第九句	「我 <sup>19</sup> 自然 <sup>20</sup> ！」	「我們非常『自然』啊！」意思是說，「我們「不勞不苦，諸事皆宜，」，真正是非常『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』啊！」

足，夠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足，猶口語之『夠』也。」

<sup>11</sup>案有：然後有也；《荀子·榮辱》：「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。」《荀子·富國》：「我案起而治之。」注：「案，然後也。」

<sup>12</sup>不信：不誠也，不敬也；表示對上位者不誠信和不誠敬也。彼此誠信則必彼此尊敬，彼此不誠信，自是彼此不尊敬了。前文「親譽之、畏之、侮之。」都是對上位者不誠信也不尊敬。信，誠也，敬也，不疑也，實也，信實也，信用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信，誠也，從人言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實，誠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信，敬也。」

<sup>13</sup>猶呵：注意啊也。猶：疑惑不決也，這裡引申為小心注意也。參考第十五章：「猶呵！其若四畏四鄰。」呵：啊也。

<sup>14</sup>其：彼也，那是也，這裡指後句「我自然」這句話。

<sup>15</sup>貴言：寶貴的話。

<sup>16</sup>成功遂事：成就事功，達成事情也。「完成」那「利民的功業」，以及「達成」那「濟世的事業」也。成功：功業成就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成功，功業成就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成，完成也，畢也，做成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功，以勞定國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功，功勞也，功勳也。」遂事：達成事業也。遂：達也，成也。《集韻》：「遂，達也。」《國語·晉語三》：「置而不遂。」注：「遂，成也。」事：職也，職事也，凡人所作所為者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事，職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凡人所作所為者皆曰事。」

<sup>17</sup>而：則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七》：「而猶則也。」

<sup>18</sup>百姓謂：萬民都說。百姓，萬民也，所有人民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百姓，謂天下眾民也，庶民也。」謂，說也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謂，說也。」

<sup>19</sup>我，自己也，我們也。這裡指萬民自稱。

<sup>20</sup>自然：自宜也，自在也；這裡的「自然」是指具足自成，沒有絲毫勞苦造作而自得其宜，不是第二十四章：「道法自然。」的渾然自成的「自然」。「自宜」是「自得其宜」，就是「自在幸福」，依現今客家話之通行文義，譯為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。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「所謂無治者，不易自然也。」注：「然，猶宜也。」葉按：「不勞不苦，諸事皆宜，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謂之自然。」

第十七章 第十句	故 <sup>21</sup> ，大道 <sup>22</sup> 廢 <sup>23</sup> ，	由於「信、信息、訊息、實信、誠信、真實信息」，出自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；因此，一旦「無外而至大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被那些「無信」的人「背棄」了，
第十七章 第十一句	案有仁義 <sup>24</sup> ；	然後他們之間就會出現有「無信」的「仁人、義士」，用「溫良利他意識形態」及「正邪意識形態」的「有為法」，所造作出來的「仁義」，來到處「收攬人心」；
第十七章 第十二句	知慧 <sup>25</sup> 出 <sup>26</sup> ，	那「知慧」，也就是那由「知識」所形成的「智慧」，背棄了「道、泛生神」而「出現」，
第十七章 第十三句	案有大偽 <sup>27</sup> ；	然後他們之間就會出現有「無信」的「大騙子」，用「賢能愚笨意識形態」的「有為法」，所造作出來的「智慧」，來到處「明欺暗騙」；

<sup>21</sup>故：猶是以，所以，因此，承上起下之辭。

<sup>22</sup>大道：這裡「無外而至大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。「道」是「泛生神、上帝」是自有永有者，所以人不能廢棄「道、泛生神、上帝」本身；這裡所謂的廢，乃是指廢棄、離棄、背棄、棄置那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，而不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行得通的正路」。大：無外而至大也。

<sup>23</sup>廢：棄也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左手攫之，則右手廢。」釋文：「李云，廢，棄也。」

<sup>24</sup>仁義：仁與義。《禮·曲禮上》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」疏：「仁是施恩及物。義是裁斷合宜。」

<sup>25</sup>知慧：智慧也，從「知」而來的聰明也。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凡從「知(智)」而來的，或與「知(智)」有關的皆是負面用語。就連「聖」字與「知」合在一起連用，而作「聖知」，都成為負面用語，而要求「絕聖棄知」，也就是說在老子神學中，除了像「知道」這種意味「明白、懂得」，而不代表「知見、智慧」的詞之外，凡是和「知(智)」沾上邊，而具有「知見、智慧」之義的，就必是負面用語，絕不能作為正面用語來使用。因為「知(智)」是來自於「名」。在老子神學中「名」是不純粹的，「名」有「局限閉鎖性」和「矛盾對立性」；甚至像「一」這個試圖用來形容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名」，聖師老子都說它是一個主觀空構的模糊不實概念。因此從「名」而出的「知(智)」也同樣是不純粹而虛妄的，「知(智)」也是和「名」一樣，處處充斥「局限閉鎖性」和「矛盾對立性」。所以說老子神學從「破名」而「破知」，是必然的。所以說我們從「知(智)」翻譯出來的，諸如：「先知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也全都是負面的字義。所以在老子神學中，凡稱讚一個道門中人，會用「明」來稱讚他，會說他是「明通、明達」。但如果你稱一個人為「先知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，他會覺得你在使用負面用語，而不會覺得你在讚美他。你看那些外道學者，只要一提到聖師老子，就說聖師老子有「大智慧」，但他們其中有那一個是真正相信聖師老子，而信仰「道、泛生神」的？目前恐怕連一個真的信仰的都沒有。所以所謂「先知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這些名銜，對老子神學而言，和一個「騙(偽)」字並沒有差多少。所以整本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處處都要我們提防「有知者」和他的「智慧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「知(智)」這個字，在道門的論述和著作中，一定要謹慎的使用。知和慧同義。知與智通。知即慧也。慧：知也，智也。《方言·三》：「知，或謂之慧。」《說文繫傳通論》：「智者，知也，知者必有言，故於文白知為智。」

<sup>26</sup>出：現也，出現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出，現也。」

<sup>27</sup>大偽：有大詐欺也，這裡是指大騙子和大騙子所行的詐欺之事。偽：詐也，欺也，詐騙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偽，詐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偽，欺也。」

第十七章 第十四句	六親 <sup>28</sup> 不和 <sup>29</sup> ，	世間的「男人」，以及他們的「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」等親屬之間，背棄了「道、泛生神」而「不能夠和睦相處」，
第十七章 第十五句	案有孝慈 <sup>30</sup> ；	然後親屬之間就會出現有「無信」的「孝慈之士」，用「血親人倫意識形態」的「有為法」，所造作出來的「孝順慈幼」，來到處「苛孝責慈」；
第十七章 第十六句	邦家 <sup>31</sup> 患亂 <sup>32</sup> ，	國家背離撇棄了「道、泛生神」而「災禍不斷、戰亂不停」，
第十七章 第十七句	案有貞臣 <sup>33</sup> 。	然後這個國家就會出現有「無信」的「忠臣」，利用「民族國家意識形態」的「有為法」，所造作出來的「忠貞愛國」，來到處「陷害忠良」。

<sup>28</sup>六親：親族也。「六親」古代有各種不一樣的說法，因此譯為「親族」。《管子·牧民》：「上服度，則六親固。」注：「六親，謂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。」

<sup>29</sup>不和：不和諧也。和：諧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和，諧也。」

<sup>30</sup>孝慈：孝養和慈愛。《說文》：「孝，善事父母者。」《左氏·昭·二十八》：「慈和偏服。」注：「上愛下曰慈。」

<sup>31</sup>邦家：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家：家人所居也。《玉篇》：「家人所居，通曰家。」

<sup>32</sup>患亂：災禍戰亂也。患，各種災禍苦難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患，憂也，苦也，難也，禍害也。」亂，動亂不安。亂：兵災戰亂也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「以恤禮哀寇亂。」注：「兵作於外為寇，兵作於內為亂。」

<sup>33</sup>貞臣：忠正之臣也，忠臣也。由於「貞臣」一詞是指人，所以前面「仁義、大偽、孝慈」也應是指「仁義者、大偽者、孝慈者」這些人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貞臣，忠正之臣也。」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「吾欲全吾言，安得全吾身，且夫貞臣也，難至而節見。」